

編輯凡例

一至六輯傳記資料所收人物，多為近代及現代人物。由於讀者建議，似應擴及古代，供研究中國古典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之學者參考。第七輯：中國古典小說戲劇系專輯所收人物遠溯前唐，下及明清，庶幾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戲劇之研究。現續推出第八、九、十輯。大致第八輯為晉唐，收陶淵明、王維、白居易、李白等 13 人。第九輯收後唐李煜及宋代王安石、陸游、歐陽修、蘇軾等 15 人。第十輯收元代元好問及明清鄭板橋、王陽明、袁宏道、顧炎武等 7 人。

- 二 第八輯編 122 冊，第九輯編 84 冊，第十輯 56 冊，合共 262 冊。
各輯資料內容仍以報刊為主，兼及文集、論叢、絕版書或尚未發表及出版之學位論文，研究報告。惟如涉及專門，則僅提供序目等線索。原稿或原著研究者，如有需要，亦可來函連絡本社複印提供。
- 三 報刊資料部份多由出版商或作者自行輯為文集論叢出版，徵集工作不免重複。自十輯以後一律以報刊為對象，論文及文集、論叢等列為參考書目，供研究者參考。俾可節省人力、物力及時間。
- 四 此類工作通常由圖書館或基金會支持。近一兩年來，本社因經費困難，進度因而大減。除擬改組為 ~~財團法人~~ 並考慮發行微片 (Microfiche) 以利圖書 ~~及~~ 。
- 五 八、九、十輯資料大體收 ~~至~~ 1984 年 ~~止~~ 其餘 ~~尚有~~ 資料，當進行增編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- 六 為供私人購買，每一個人擬生平傳略、交遊、學行、思想、著作等標題分類，輯為專冊。讀者可依標題內容分購或選購，不必全購，浪費財力。如購全輯自即日起，可按九折優待。

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(三)

論 韓 愈

陳寅恪

古今論韓愈者衆矣，譽之者固多，而謾之者亦不少，謾之者之言則昌黎所謂『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』者，（昌黎集卷之四）不待贅辯，即譽之者亦未中肯綮。今出新意，仿循徒詮釋佛經之體，分爲六門，以證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。至昌黎之詩文爲世所習誦，故略舉一二，藉以見例，無取詳備也。

一曰：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。

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，蓋非此不足以徵信人，觀兩漢經學傳授之記載，即可知也。南北朝之舊禪學已採用阿育王經傳等書，僞作法藏因緣傳，以證明其學說之傳授。至唐代之新禪宗，特標教外別傳之旨，以自矜異，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統，證明其淵源之所從來，以壓倒同時之舊學派，此點關係吾國之佛教史，人所共知，又其事不在本文範圍，是以亦可不必涉及，唯就退之有關者略言之。昌黎集查壹原道略云：

「曰：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：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。」

退之自述其道統傳授淵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啓發，亦從新禪宗所自稱者摹襲得來也。

新唐書書柒陸韓愈傳略云：

「愈生三歲而孤，隨伯兄會貶官嶺表。」

昌黎集查復志賦云：

「當歲行之未復兮，從伯氏以南遷。凌大江之驚波兮，過洞庭之漫漫。至曲江而乃息兮，途南紀之連山。嗟日月其幾何兮，攜孤嫠而北旋。值中原之有事兮，將就食於江之南。」

同書壹貳卷祭十二郎文略云：

「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不省所怙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兄歿南方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。既又與汝就食江南，不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」

李漢昌黎先生集序略云：

「先生生於大曆戊申，幼孤，隨兄接遷韶嶺。」

真俗案，退之從其兄會謫居韶州，雖年頗幼小，又歷時不甚久。然其所居之處爲新禪宗之發祥地，復值此新學說宣傳極盛之時，以退之之幼年穎悟，斷不能於此新禪宗學說濃厚之環境氣氛中無所接受感發，然則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啓發，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，儒（編者案：儒，疑當作佛）學於退之之影響亦大矣哉！宋儒僅執退之後來與大顛之關係，以爲破獲證據，欲奪取其道統者，似於退之一生經歷與其學說之原委猶未達一問也。

二曰：直指人倫，掃除章句之繁瑣。

唐太宗崇尚儒學，以統治華夏，然其所謂儒學，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。又高宗武則天以後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，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，蓋其所謂明經者，止限於記誦章句，絕無意義之發明，故明經之科在退之時代，已全失去政治社會上之地位矣。（詳見此著唐代政治史論卷上。）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漸染儒生之習，詮釋內典，襲用儒家正義疏之體裁，與天竺話解佛經之方法殊異，（見此著菩提達磨論疏疏證序。）如禪學及禪宗最有關之三論宗大師吉藏、天臺宗大師智顛等之著述，與賈公彥、孔穎達諸儒之書其體裁適相冥會，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，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，摧陷廓清，發聾振聵，固吾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。退之生值其時，又居其地，睹儒家之積弊，效禪侶之先河，直指華夏之特性，掃除賈孔之繁文，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實在於此，故其言曰：

「傳曰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，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馬而不父其父，臣馬而不君其君，民馬而不事其事。」

同書伍寄盧公詩云：

「春秋三傳束高閣，獨抱遺經究終始。」

寅恪案，原道此節為吾國文化史中最有關係之文字，蓋天竺佛教傳入中國時，而吾國文化史已達

甚高之程度，故必須改造，以漸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之特性，六朝僧徒『格義』之學（詳見拙著支那史學說考，載程元培六十五歲紀念文集。）即是此種努力之表現，儒家書中具有系統易被利用者，則為小戴記之中庸，梁武帝已作嘗試矣。（江表志云：程志述都省樂武君撰中庸講疏一卷，又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。）然中庸一篇雖可利用，以溝通儒釋心性抽象之差異，而於政治社會具體上華夏天竺兩種學說之衝突，尚不能求得一調和貫徹，自成體系之論點。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，闡明其說，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，即盡量談心說性，兼能濟世安民，雖相反而實相成，天竺為體，華夏為用，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，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，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，恐亦不克臻此。又觀退之寄盧仝詩，則知此種研究經學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稱獎之同輩中人發其端，舉前此經師著述大意，而開啓宋代新儒學家治經之途徑者也。

三曰：排斥佛老，匡救政俗之弊害。

昌黎集查壹原道略云：

「古之為民者四，今之為民者六，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，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，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，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，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。」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，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，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為君，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

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屋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雖家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。」

同書貳送靈師詩略云：

「佛法入中國，爾來六百年，齊民逃賦役，高士著幽禪。官吏不之制，紛紛聽其然。耕桑日失林，朝暮時違賢。」

同書壹謝自然詩略云：

「人生有常理，男女各有倫。寒衣及飢食，在紡績耕耘，下以保子孫，上以奉尊親，苟異於此道，皆為素其身。嗟乎彼寒女，永託異物羣。感傷遂成詩，昧者宜書紳。」

寅恪案，上引退之詩文，其所持排斥佛教之論點，此前已有之，實不足認為退之之創見，特退之所言更較清闊，迥於前人耳。東晉之文徵有語病，不必以辭害意可也。謝自然詩乃斥道教者，以其所持論點與斥佛教者同，故亦附錄於此。今所宜注意者，乃為退之所論實具有特別時代性，即當退之時信教徒衆多，於國家財政及社會經濟皆有甚大影響，觀下引彭偃之言可知也。

唐會要歸梁釋教上（參舊唐書靈武彭偃傳。）略云：

「大曆十三年四月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，下尚書省集議。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：王者之政，變人心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變不因，循常守故者為下，故非有獨見之明，不能行非常之事。今陛下以維新之政，為萬代法，若不革舊風，令歸正道者，非也。當今道士有名無實，時俗鮮重，亂政猶輕，惟有僧尼，頗為穢雜。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，去聖日遠，空門不行五濁，比邱但行魔法，爰自後漢，至於陳隋，僧之教滅，其亦數四，或至坑殺，殆無遺餘，前代帝王，豈惡信迷之善，如此之深耶？蓋其亂人亦已甚矣。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，若以色

見，卽是邪法，開示悟入，惟有一門，所以三乘之人，比之外道，況今出家者，皆是無識下劣之流，縱其戒行高潔，在於王者，已無用矣。今叔明之心甚善，然臣恐其奸吏誑欺，而去之者未必非，留者不必是，無益於國，不能息奸，既不變人心，亦不困人心，強制力持，難致違昇。臣聞天生烝民，必將有職，遊行浮食，王制所禁，故有才者受爵祿，不肖者出租稅，此古之常道也。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廣作危言險語，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，歲計約三萬有餘，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，舉一僧以計天下，其費可知，陛下日旰慮勤，將去人害，此而不救，莫其為政？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，每年輸絹四疋，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，輸絹二疋，其雜色役與百姓同，有才智者，令入仕，請還俗為平人者聽，但令就役輸課，為僧何傷？臣竊料其所出，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，然則陛下之國富矣，蒼生之害除矣。其年過五十者，請皆免之。夫子曰，五十而知天命。列子曰，不斑白，不知道。人年五十歲，嗜慾已衰，縱不出家，心已近道，況戒律檢其性情哉？臣以為此今既行，僧尼規避遠俗者，固已大半，其年老精修者，必盡為人師，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。上深嘉之。」

寅恪案，彭偃為遠之同時人，其所言如此，則退之之論自非剽襲前人空言，為無病之呻吟，實匡世正俗之良策，蓋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為『課丁』，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之特權者為『不課丁』，『不課丁』為當日統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，而宗教之中佛教徒佔最多數，其有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之處在諸宗教中尤為特著，退之排斥之亦最力，要非無因也。

至道教則唐皇室以姓李之故，道教徒因緣傳會。自唐初以降，卽逐漸取得政治社會上之地位，至玄宗時而極盛，如以道士女冠尊屬宗正寺，（見唐書李元宗三寺宗正寺條。）尊崇老子以帝號，為之立廟，祀以祖宗之禮，除老子為道德經外，更名莊文列唐桑諸子為兩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，設崇文學，以課

生徒，同於國子監，道士女冠有犯，准道格處分諸端（以上均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門。）皆是其例。尤可笑者，乃至提漢書古今人表中之老子，自三等而升為一等，（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門。）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后，作孔子像，侍老子之側，（以上二事見唐會要伍拾尊崇道教門。）荒謬幼稚之舉措，類此尚多，無取詳述。退之排斥道教之論點除與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，尚有一端，所應注意，一為老子乃唐皇室所奉認之祖宗，退之以臣民之資格，痛斥力詆，不稍諱避，其膽識已自超其儕輩矣。二為道家乃退之稍前或同時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，蠹政傷俗，實是當時切要問題。據新唐書壹佰玖王承傳（參舊唐書壹拾五地傳。）略云：

「玄宗在位久，推崇老子道，好神仙事，廣修祠祭，靡神不祈。嶽上言，請築壇東郊，祀青帝，天子入共言，置太常博士侍御史，為祠祭使。嶽喜以祠解中帝意，有所禳祓，大抵類巫覡。漢以來其表皆有瘞錢，後世且俗藉以紙冥錢，為克寧，三其嶽所言之。玄宗二，置道太常寺，以祠禱見寵。乾元三年拜蒲同韓等州節度使，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大兵後，天下厭治，嶽望輕，無它才，不為士謀諂可，既驟得政，中外悚駭。乃奏置太一壇，勸帝身見九宮祠，帝由是專意，它議不能奪。帝常不豫，太卜建言，崇在山川。嶽遣女巫乘傳，分禱天下名山大川，巫皆威服，中人護領，所至干託州縣，賂還狼籍。時有一巫美而盛，以惡少年數十自隨，尤愾狡不法，馳入黃州。刺史左處辰至館請事，門錫不啓，震怒，破錫入，取巫斬廷下，悉諒所從少年，籍其贓，得十餘萬，因達還中人。既以聞，嶽不能詰，帝亦不加罪。明年罷嶽為刑部尚書，又出為淮南節度使，猶兼祠祭使。始嶽託鬼神致位將相，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。」

舊唐書壹叁拾李泌傳略云：

「泌頗有謙直之風，而談神仙說道，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，故為代所輕，雖說

道求答不為時君所重。德宗初即位，尤惡巫祝怪誕之士，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，用妖人王崇為宰相。或命巫姪乘驛行郡縣以為厭勝，凡有所興造功役，動奉禁忌。而黎幹用左道，位至尹京，官內集衆工編刺珠綺為御衣，既成而焚之，以為禳禱，且無虛月。德宗在中宮頗知其事，即位之後，罷集僧於內道場，除巫祝之祀，有司言，宣政內廡壞，請修繕，而太卜云，孟冬為魁岡，不利穿築，請卜他月。帝曰，春秋之義，啓塞從時，何魁岡之有？卒命修之。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，上就送於承天門，見輜輳不當道，稍指午未間，問其故。有司對曰，陛下本命在午，故不敢當道。上就泣曰，安有枉靈駕，而謀身利？卒命直午而行。及建中末寇戎內擾，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，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，而雅聞泌長於鬼道，故自外徵還，以至大用，時論不以為恆。」

及國史補上李泌任虛誕條（參見前編記式載於李泌傳）云：

「李相泌以虛誕自任。嘗對客曰：令家人送澆掃，今夜洪崖先生來宿。有人送美酒一盞，會有一客至，乃曰：麻姑送酒來，與君同傾。傾之未畢，闕者云，某侍郎取榼子。泌命倒還之，略無忤色。」

則知退之當時君相沈迷於妖妄之宗教，民間受害，不言可知，退之力詆道教，其陰痛或有更甚於詆佛教者，特末昌言之耳。後人昧於時代性，故不知退之言有物意有指，遂不加深察，等閒以崇正闢邪之空文視之，故特為標出如此。

四曰：阿託釋迦，申明冥夏之大防。

昌黎集卷七論傳骨表略云：

「臣某言，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後漢時流入中國，上古未嘗有也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，奉其國命，來朝京師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感衆也。」

全唐詩查貳函韓愈拾臨譯經僧詩云：

「萬里休言道路賒，有誰教汝度流沙。只今中國方多事，不用無端更亂華。」

寅恪案：退之以諫迎佛骨得罪，當時後世莫不重其品節，此不待論者也。今所欲論者，卽唐代古文運動一事，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所引起。安史爲西胡雜種，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，（見杜牧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。）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，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，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，『魯王攘夷』所以爲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。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，與退之同輩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，雖同有此種潛意識，然均不免認識未清晰，主張不徹底，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釋迦爲夷狄之人，佛教爲夷狄之法，按其本根，力排痛斥，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。退之之所以得爲唐代古文運動領袖者，其原因卽在於是，此意已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法曲篇末，茲不備論。

五曰：改進文體，廣收宣傳之效用。

關於退之之文，寅恪嘗詳論之矣。（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長律歌章。）其大旨以爲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，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，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，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，故名雖復古，實則適今，在當時爲最便宣傳，甚合實際之文體也。至於退之之詩，古令論

者亦多矣，茲僅舉一點，以供治吾國文學史者之參考。

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云：

「退之以文為詩，子瞻以詩為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，唐諸人不遠也。」

寅恪案：退之以文為詩，誠是確論，然此為退之文學上之成功，亦吾國文學史上有趣之公案也。據高僧傳貳譯經中鳩摩羅什傳略云：

「初、沙門慧寂才識高明，常隨什傳寫。什每為教論西方辭體，商略同異，云：『天竺國俗甚重文製，其宮商體韻入律為善。凡觀國王，必有讚德，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，經中偈頌皆共式也，但改梵為秦，失其藻蔚，雖得大意，殊隔文體，有似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嘔噦也，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：『心山育明德，流薰萬由延。哀鸞孤桐上，清音徹九天』，凡為十偈，辭喻皆爾。」

蓋佛經大抵兼備『長行』即散文及偈頌即詩歌兩種體裁。而兩體辭意又往往相符應。考『長行』之由來，多是改詩為文而成者，故『長行』乃以詩為文，而偈頌亦可視為以文為詩也。天竺偈頌音綴之多，聲調之高下，皆有一定規律，唯獨不必叶韻，六朝初期四聲尚未發明，與羅什共譯佛經諸偈徒雖為當時才學絕倫之人，而改梵為華，以文為詩，實未能成功，惟仿偈頌音綴之有定數，勉強譯為當時流行之五言詩，其他不遑顧及，故字數雖有一定，而平仄不講，音韻不叶，生吞活剝，似詩非詩，似文非文，讀之作嘔，此羅什所以嘆恨也。如馬鳴所撰佛所行讚，為梵佛文教文學中第一作品。實格昔年與鏡和泰君共讀此詩，取中文二譯本及讀文譯本比較研究，中譯似尚遜於藏譯，當時亦引為憾事。

而無可如何者也。自東漢至退之以前，此種以文爲詩之困難問題迄未有能解決者。退之雖不諳經傳，但獨運其天才，以文爲詩，若持較華譯佛偈，則退之之詩詞旨聲韻無不諧當，既有詩之優美，復具文之流暢，韻散同體，詩文合一，不僅空前，恐亦絕後。試觀清高宗御製諸詩，卽知退之爲非常人，決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。後來蘇東坡辛稼軒之詞亦是以文爲之，此則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。

六曰：獎掖後進，期望學說之流傳。

唐代古文家多爲才學卓越之士，其作品如唐文粹所選者足爲例證，退之一人獨名高後世，遠出餘子之上者，必非偶然。

據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略云：

「大曆貞元之間，文字多尚古學，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，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，翰林推重。愈從其後遊，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。」

及新唐書壹柒陸韓愈傳略云：

「愈成就後進士，往往知名，經愈指授皆稱「韓門弟子」。」

則知退之在當時古文運動諸健者中，特具承先啓後作一大運動領袖之氣魄與人格，爲其他文士所不能及。退之同輩勝流如元微之白樂天，其著作傳播之廣，在當日尙過於退之。退之官又低於元，壽復短於白，而身歿之後，繼續其文其學者不絕於世，元白之遺風雖或尙流傳，不至斷絕，若與退之相較，誠不可同年而語矣。退之所以得致此者，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進，開啓來學，爲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爲，或偶爲之而不甚專意者，故「韓門」遂因此而建立，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。世傳隋末王通講

學河汾，卒開唐代貞觀之治，此固未必可信，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，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，史證明確，則不容置疑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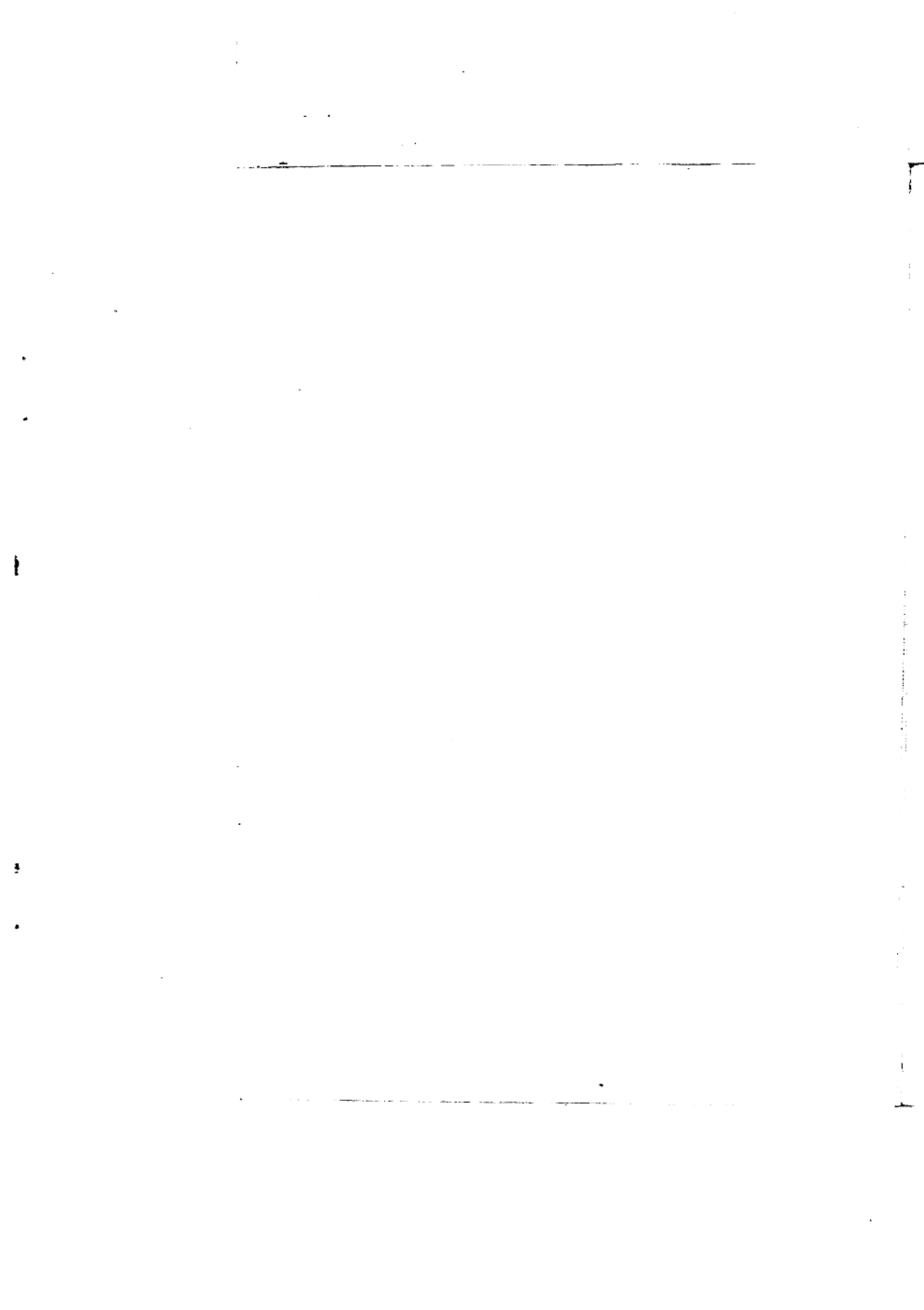
綜括言之，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，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，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，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，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。退之者，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振點之人物也。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，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尙未能窺其蘊奧，故不揣愚昧，特發新意，取證史籍，草成此文，以求當世論文治史者之教正。

（錄自陳寅恪先生集（下）。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出版）

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(三)

說 韓 愈

夏敬觀



世言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，駭詩言之也。唐詩承齊梁陳隋之後，風氣萎靡不振。自陳子昂崛起復古，李杜勃興，始開盛唐之風。然太白未嘗棄晉宋齊梁，於謝宣城尤極推重；子美則不棄徐庾，兼賅沈宋。至退之，除鮑謝外，皆不齒及矣。退之薦士詩曰：「周詩三百篇，雅麗理訓誥，曾經聖人手，議論安敢到。五言出漢時，蘇李首更號，京都漸瀾漫，派別百川導。建安能者七，卓犖變風操。逶迤抵晉宋，氣象日凋耗。中間數鮑謝，比與景清奧。齊梁及陳隋，衆作等蟬噪；搜春摘花卉，沿襲使剽盜。國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；勃興得李杜，萬類困陵暴。後來相繼生，亦各臻闕奧。」此詩雖爲薦孟郊作，其論詩之旨具於是矣。

退之詩如其文，前之論其文者之語，即可移以論其詩。劉昫唐書本傳云：「自魏晉已還，爲文者多拘偶對，而經籍之指歸，遷雄之氣格，不復振起矣。故愈所爲文，務反近體，杼意立言，自成一家新語。後學之士，取爲師法；當時作者甚衆，無以過之，故世稱韓文焉。」李漢序其集云：「文者貫道之器也，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。易經爻象，春秋書事，詩詠歌，書禮別其僞，皆深矣乎。秦漢以前，其氣渾然；迨乎司馬遷、相如、董生、揚雄、劉向之徒，尤所謂傑然者也。至後漢曹鸞，氣象委靡。司馬氏已來，規範悉蕩，謂易以下爲古文，剽掠潛竊爲工耳。文與道委蕪，固然莫知也。李漢劉昫所稱，蓋本於退之平昔自道之旨，與薦士詩所言相合。」